

台灣預見了香港的現在。於1947年，二二八事件的文化價值觀衝突「經驗借鏡」，香港實施了「一國兩制」。於香港九七回歸祖國，實施「一國兩制」後，香港則暗示了台灣的未來。無論台灣經驗之於香港，或香港經驗之於台灣，同樣承受過，被中國送給他人殖民的兩地，自我前途何在？歸屬中國的無奈，正顯現在徬徨的住民與焦慮的藝術創作上。

觀察張志平於來台前（2000年『沈』）的最後作品，在「無」邀請函、「無」排場、「無」酒會的儀式中，將「完整」作品「沈」入港底。此「拋」的行為，已充分表明，張志平對香港社會的「無心、無須要、無意義、無所謂」吧！

流浪來到台灣，且來到了一水之隔，可以遙望香港的高雄。張志平透過『與1001個台灣人發生關係』作品創作，對陌生地開始探索與接觸（生命的、慾望的）。繼而，接觸而生反應，反應了久住台灣勞工城市口則誕成『反勞動 Part I』作品出現。

2003年，張志平再次「流浪」，由台灣勞工城市，北上移至勞動（農業縣）大地的嘉義。一處更有濃濃台灣土地感覺環境，促使張志平轉變，由先前『與1001個台灣人發生關係』作品中，「床」層次接觸，躍升至「天幕」。在寬廣蘭潭水庫上，藉飄放赤身的自我與環境「坦誠」接觸（『流浪文件（I）』）。

回到嘉義鐵道倉庫後，以擠壓在貨櫃車廂門縫的身軀，繼勞工城市口則誕成作品，再次對「勞動大地」的嘉義，做出環境反應（『流浪文件（II）』）。不管張志平內心，是否想表達，「生產、勞動、運輸、剝削」間的關連，透過與台灣環境接觸的創作，張志平逐漸地找到了，不同於香港的「沈」，是與土地接觸後，感情不再徬徨的「沈著」、「沈穩」。於此創作方向，他以一隻變種壁虎攀爬牆壁，表白更想「貼」近，台灣炎熱大地（『倉庫仿生學』）。

於「放浪台灣」數年後，對台灣感覺的知足與自足，張志平藉著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場景，搭起了能往返香港、台灣間，可置其內心情感通暢的作品『箱·交』。張志平你的家在那裡？相信它永遠在香港。但，你已搭起歸屬台灣文化的「鵲橋」了。

全球在地化的連體貨櫃：有階狀的升起vs. 無階狀的降下

貨櫃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具體象徵，四海五洋到處流竄，交換了現代主義生產消費中各種在地的病理病癥。來自香港，在台駐村的藝術家張志平(ban)以切割、焊接及重鑄貨櫃體，裝置為墜起的橋樑來象徵異地交流的事實，做為這種全球在地化(glocalization)的公眾藝術事件。我認為這件作品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：

(1)運輸中的貨櫃是一個封閉空間，ban將香港當日的新聞(東方日報)封鎖在密閉空間中，貯藏了異地訊息能量，以急速冷凍的生命體，重新在高雄港開箱解凍，象徵性地融入了台灣的市民社會。此舉看出a-平自許為「國際文化難民」的深層憂慮與「世界公民」的高潮期盼。

(2)貨櫃身份認同字號AWTU2020215（香港的貨櫃）與EMCU2857480（高雄港的貨櫃）各被切成一半，再重新銜接成一個整體——後者還被切割成八段矩形單元，以階梯狀逐段升起，前者未切割以傾斜坡銜接後者。「有階狀的升起」和「無階狀的降落」之對比，豈非台灣民主化和香港九七回歸後的具體歷程之描繪？藝術家張志平真洞悉了這個差異！